

5238.08/2457

v.4

TE4041(4)

文

子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5 1945

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上帝齊氏以於運斯旣否終則享歟若天應以命於諱夫任是司牧惟能是受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民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禪淳天惴惴將墜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内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頸匡救無術卧薪待旦援天靡訐諱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餗屠堅建立人主克翦骨亂遂因時來卑



梁武帝

司邦國濟民康世寔有厥勞而畧綿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垌牧日
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欵人神
遠邇固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
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謹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
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
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祇惕敬簡元辰恭茲大
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
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爲陳武帝即位告天文

徐僕射

皇帝臣謹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梁代以圯剝薦臻歷運有
極歟若天應以命於謹夫肇有蒸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
姓故勛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
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勲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
運仍葉遘也獯鬻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
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絕謹爰初投袂
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
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旣而煙雲表色日月呈瑞綿聚東井
龍見熊炳除舊布新旣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訟九域八荒同

布衷欵百神群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諱自惟非
薄讓德不嗣至於再三辭勿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
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慙德敬簡元
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民心永保於我有陳惟明靈是饗

爲齊卽位告天文

魏特進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
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
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
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群凶芟夷奸宄德被黔

黎勳光宇幽文襄嗣武勣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
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有大造
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歟若昊天先歸大命以禪
於臣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卑世樹之以君旣川嶽啓符
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
下天命不可以暫虛遂逼群謙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
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遠脩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元辰升壇受
禪肆類上帝以荅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
祚

卽位告天文

魏文帝

皇帝臣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緼錯行、靈祥並見、推衍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喜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祚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宇、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綏告類于

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與段匹磾盟文

劉越石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夏、俾天子播越農蕩、固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反覆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裸於艸莽、千里無烟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召岳臣礪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僭夏王旅、殮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邵陵、而群后如恭、

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翦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遙遠是以敢干先典刑牲軟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前刀夷二寇有加難於殫琨必救加難於琨殫亦如之縕縕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爲陳霸光與王僧辯盟文

沈侍中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

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跋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平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纏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刃極俎既屠且鱠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歟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相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讐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

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遼陽山寺願文

盧武陽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照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綱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疑休氣、渚幕榮光、

玄扈碧旆、翠琰啟扉、阿閣朝誼、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鬯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慰侯無警、書執大同、猶以爲貞辰垂旒、入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網于仁壽之域、參墟奥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遐秀、高巖巒起、作鎮東偏、峰羅群玉、鷺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由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

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効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星
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
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曆弘濟區宇前聖後聖
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
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群右一音所尊遠同
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
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銷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
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
籠啓誦孕育莊正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王華松茂永

侍皮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
俱沐定水同陰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宗廟祝嘏辭

蔡中郎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
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
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
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
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
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

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
筋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
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含嘉蔬香其醴饁豐本明粢醴
酒用告遷來尚饗

蕭太傅東耕祝文

敬祝先稽曰攝提方春黍稷未革灼爍發雲昭耀開霞地煦景暖
山艷水波側聞農政實惟民天競租獻歲務畎上年有淳疏潤興
雨尊泉渠耕耘均逸共勞命役倌人稅于青臯羽旗銜旌雄戰
耀毫呈典緇鵠獻禮翠壇宜民且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解珮停

江醴陵

鑾神之行兮氣爲軒神之坐兮煙爲蓋使嘉穀與玄鬯永爭光而
無昧哉

爪步山揭文

鮑參軍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充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
途北眺魑鄉南曠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閏澤四睨天宮窮曜星
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八表駛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
哉古人有數寸之筭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執要也爪步山
者亦江中渺小山也徒以因迫爲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
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

穿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疵贊丘獄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
維陷川闢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況河浮海之高遺金堆
璧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叱癰舐痔
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嘲褚常侍文

陸清河

六年正月以臨川府丞褚爲常侍君子謂吳於是子能官人官人
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空望漁劚而周王枉駕寧戚
叩角而齊王志寐委斯徒而縻好爵繹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
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

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由
也褚代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賤司才則邵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群
萃超昇階闈雖文王登師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
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子不謙謙也者致敬以存其位
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樽節以
末役於禮敬讓以求安於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爵
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亂恒由此作今褚侯蟬蛻槁
木鵠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克於一善心盈於自足

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遠、之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慎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諸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嘉服義之賢，而拜讜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已。君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冠子祝文

蠲茲今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耻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爲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隱侯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等所能笑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拆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真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遂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皇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筭，炫彩瑤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

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_仰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_仰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於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氤氳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摘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幢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折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尊芳綠

爲齊竟陵王解講疏

夫萬物輝化必由委氣之途因方尊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遂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綿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于道揚拔迷根于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絀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仰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况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司馬文園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朝冉從魄定笮存邛畧斯渝舉蒲苞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
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都之士通夜郎
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
作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
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
服而已、不變化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
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宴如
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
懾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流澮蕩、菑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減胼胝、無胈膚不

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殼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罟、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闔議、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天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尋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
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入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
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叙、
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猶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湖南馳使以謂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閼沫若微祥拘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途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閑曾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

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鶠鵠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薮澤悲夫于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因靡從遷延而辭退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于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東方大中

曠日持久官不遇侍郎位不遇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漢秦張儀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雄唯得士
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
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聾諸侯賓服威震四
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
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軍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

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
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輜輶者不可
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嘆並生于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
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
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鍛鐘于宮鷇聞于外鶴鳴于九臯鷇聞
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
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九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々敏行而
不敢怠也辟若鵠鵠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輒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自而輒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
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駐纊克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
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
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駢然無徒廓然獨
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
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立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邪之耶語曰以筦闥天以蠡測海
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
鶻鵠之襲狗豕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解嘲

楊侍郎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
下榮父母折人之圭儕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紓青拖紫朱
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聖之世不謁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門上

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
金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頷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
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說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母尚白乎何為
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辟鹿臯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翩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頑亢而取
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右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綈以糾墨製以鎖鉄散以禮樂風以詩
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風合魚鱗襟襍咸營于八
區家自以為禹稷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緹垂綬而談者皆擬于
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入青雲失蹠者委溝渠
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之島乘
雁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
殲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惧
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
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坐而守

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
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
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
擁帛筆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蹠瑕而無所
訛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
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誣者卷舌而固毅欲行者擬足而
投迹向使上世之士處辱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矣
炎者滅陰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毅地藏其熱高明

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鵠鶻而笑鳳
凰執蠻蛭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
病甚不遭吏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
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脣拉骼免于痏索翕
肩蹈背扶服八槩激邛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
澤山東之匹夫也願顧折頰涕泣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掩其咽而
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陽委

敬委輶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
帝禹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間解里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故有造蕭何律于唐虞之世則誇矣有作叔孫通于夏殷之世
則惑矣有建委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于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
響若砥墮惟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于可
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于章
臺四皓采榮于南山公孫創業于金馬驃騎發迹于連裾司馬長

卿竊訾于卓氏東方朔割名于細君嘆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
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允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于合口工穀調
于比耳今吾子乃抗詞幽說閟意耿指獨馳騁于有亡之際而陶
冶大爐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實費精神于此而煩
學者于彼譬畫者畫于無形弦者放于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余
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途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于天視
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詞乃玉乃金豈

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蜂螭之將登乎天、必聳
身于蒼鷹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攝膠葛、騰
九闕、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泰山之高、不嵯峨、
則不能淳渝雲而散歟、蒸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
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彙其詞、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
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不則足以揚鴻烈而章
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々、大道
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于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
俗之目、詞之衍者、不可齊于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

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榆六莖、發肅韶、詠九成、
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死、
則臣石輒斥、而不敢妄躡、師曠之調、鐘侯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
作春秋、幾君子之前堵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摶也、

與

答賓戲 有叙

永平中、為郎典較祕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訊以無功、
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
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詞曰、

班蘭臺

賈戯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上太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詰之治棲々遑々孔席不曠墨突不默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述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綏冕之服淳莫華湛道德鬱虎龍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滂滂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紓体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毫芒之内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噐不賈于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意者

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失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窶與之熒燭未仰天廷而觀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彊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士風颶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晝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搘朽磨鈍鉉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相以預盼而捐相印夫歟發投曲感耳之轂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無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乘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戢之亡命漂說羈旅聘

辭、商鞅、挾三術以鑽李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
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穎、
福不盈、皆禍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人而是賴乎、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遁
其身、乃因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當大漢、洒掃群獮、夷
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皇唐、其君天下也矣
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
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

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薄哉、今吾子憂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瑩敷而度
高乎泰山、懷沉澱而測深乎重淵、亦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世、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
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于傅巖、周望兆動于渭濱、齊甯激轂于康
衢、漢良受書于邳壤、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
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
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

先聖之壺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園、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以辱仕、顏潛樂于瓢簞、孔終篇于西狩、穀盈塞于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思、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聰、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齧于荆、任山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歷世莫覩、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曨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

者隋和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于管絃、離娄耿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輸摧巧于斧斤、良樂軼能于相取、烏獲杭力于千鈞、和鶻發精于鍼石、研桑心計于無垠、走亦不任、廁技于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頂。今子韞續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于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曠于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鄉相之庭，上不登玉公之門，進

崔

駟

不党以讚已退不默于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存貴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洋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于良材求鎮鄉于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撻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莫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蟲蚋之趣大沛胡為嘿々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叙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

卒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世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聾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于王公或以漁夫見兆于元龜若夫縷紛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于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慨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衡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蹇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

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
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
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比屋為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
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有以樂和人人
有以自優咸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于平
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父之屬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
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
方斯之時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璧猶衡陽之
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悠罔極亦各

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
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棲處叫呼銜鷺縣旌
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
汙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我亦病子屑而不已也先
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
因天蕩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惧
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耕耘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
子起威于夾谷晏嬰發勇于崔杼胄嗣舉節于柯盟大嚴克捷于

殞禦范蠡錯執于會稽伍員樹功于柏舉魯連辭言以退燕包胥
草詞而存楚唐且革廟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襄見廉于壺
飧宣孟叔德于束脯吳札結信于立木展季効貞于門女顏回明
仁于度轂程嬰顯義于趙武僕誠不能編德于數者竊慕古人之

所序

應間有叙附後

張河間

有間予者曰蓋聞前哲首務于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
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
舜而民憂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单巫咸實守王

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禹烈後昆
不亦丕欽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
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蕡以文美實由革興器賴雕篋為好人以興
服為榮吾子性德体道篤信安仁約已博執無堅不鑽以思世路
斯何遠也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
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
時為義曾何貪于支離而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
獨飛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机而詰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体屈已美言以相慰鳴于喬木乃金般
而王振之用後黜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斬也應之曰是何觀
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
而耻智之不博是故孰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
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固而不思阽身以
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訊之盈欲虧
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則蠶飧饌餉猶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無
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襄黼黻或委
乘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

元初基靈輓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曠謄黃帝為斯深憐有風后者
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
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襟擾不可方物重
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孰
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
則景北天旦不堪兼况以人談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
時也涉冬則渥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行道故制典禮以尹天下
慎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
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

馳君若綴旒人無所鹿燭武懸鰐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
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入為臬失
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時乃
竄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
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駁
北而應龍翔洪湯毅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鶴毛棲寒冰汎而遁置
鑿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曾共濟若脩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與其二
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據失途者幽僻遭遇難要

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剗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
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
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邛否有湏者也姑亦
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憐居下位
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
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夏
朱泙漫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瞻木雕獨飛懸我垂
翹故棲吾感去遭附鵠悲爾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

以拔國作銘絃高以牛齡退敵墨翟以榮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
義蘇武以充節效貞蒲以且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鈞致精奕秋以
某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轂僕進不能參名于二立退又不能群
彼數子愍二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耶朝聽乎
柱史且謚櫟而侍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于知

已

應間叙

間者觀予去史官五載而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捲心
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間予之應之以時有遇否性

命難求因茲以露予誠焉名之間應云

釋誨

蔡中郎

有務世公子誨于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
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
摯有負弓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拳牛
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謐櫟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亢
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辟揚方飛
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憲清宇宙之塵埃連光芒于白日

屬炎氣于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莫逸儒不墮于地德弘者建寧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途要至俯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于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臯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絃施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

聘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聯組流離陰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踏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始端始萌害漸亦芽速方轂天是加欲豐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獨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出而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牋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

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降陰天
之高折俎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丕顯汎庶類含甘吮滋檢六
合之群品濟之乎雍熙群僚恭已于職司聖主垂拱乎丙楹君臣
穆守之以平濟多士端委縉綺鴻漸盈階振鷙充庭譬猶鍾
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擣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
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猶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
八故當其有事則策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于務當其無事也則
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閥子督御之族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湏理簪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

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屐不足以況其易夫二有逸群之
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于老成矇不稽謀于先生心
恬淡于守高意無為于持盈粲乎煌煌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
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者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
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聘駕貽于脩路慕騁驥而增驅卑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崇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
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祸以知畏慎予惟
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竭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死戰二乾
乾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

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二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寧可以
水旱而累堯湯乎惧煙炎之燬熾何光芒之敢揚哉旦夫地將震
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日側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永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
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
任己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輒思危難以自豫故在賤而
不耻一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敷槃旋乎周孔
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収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納玄策于聖德宣太平于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勲績不立
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蹠濯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
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
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緣藪于鳥
語葛盧辨音于鳴牛董父受氏于豢龍奚仲供德于衡軒僕氏興
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驛駒非子享土于善園狼瞫取右于禽因
弓父畢精于筋角佽飛明勇于赴流矢王創基于格五東方要辛
于談優上官効力于執蓋弘牛據相干運籌僕不能參跡于若人
故抱璞而優游于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

援琴而歌之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蹠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卜疑集

稽中散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違常以為忠信篤行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

之所以在芳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于是遠思長想迢然自矢郢人既沒誰為吾貯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于數術乃適大史貞父乏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讒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肯綮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投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詎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天喬赤松為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

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藏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雖處冥々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々乎、寧寥落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生忘、追羲農之不及、行中路而惆悵兮、將慷慨以為壯、感概以為亮、上干千乘、下凌將相尊然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々乎、寧聚貸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擣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之隱德、潛讓而不

揚乎、將如季札之霸節、義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靜微渺、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致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宏束縛、而終成伯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鷹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違、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已、不謀祿鑒、乎古今滌

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

應訊

陳記室

客有訊予者云聞君子動容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墮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獨徒震撲山東剝落元士結疑本朝假拒群奸使已蒙尊背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譖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于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

亦义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遼父樂羊食子季友鶴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謫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况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効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勞而後媿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議戰爭之權于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于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妓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

樊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恩醜蕩滌朝奸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蛇幽鵠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遣而去之宜也是故天替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萬首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為宇仁義為廬如地之載如天之煮故當其間管籥之殷則恐民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讒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羨咨事若不及求譽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

郭弘農

虛辭今足下既已技文秀于叢蒼蔭弱根于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于九皋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頹頑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巖光徒費思于讚咏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鰲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辟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渤海之納奔濤不煩啞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丸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

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銩驃軒冕、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嬰穀
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
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永之采、不羨弋
晞、混光耀于埃藪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于九
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蟻以不才、陸鴻麟以騰鷺、暴鱗連城之寶
藏于褐裏、三秀雖豔、糜于鹿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
冥、不曠不辟、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廢則神王、迹龐而名生、体全
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不得以自得、默覺者足以涉無、故不恢
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

以應机洞鑒、不以昭曠、不物、我、不是、非、志意、非我意得
意、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殞子、不夭彭涓、不
壯、秋毫不小、太山蚊竇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閭一
閑、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汎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
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頤、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皋壤為悲、
欣之府、蝴蝶為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割
青臺之觀者、必閼帶索之懽、縱蹠而詠、採蘋擁璧而歎、抱闕戰机
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絃、悟往復于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
若乃莊周偃蹇于漆園、老萊婆娑于林窟、巖平澄漠于塵肆、梅貞

隱淪于市卒累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
賣傲翟叟遜形以倏忽吾不幾韻于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

骨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
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
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
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闇闔躡丹墀染雕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
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遇散郎舉不遇賢良鳳棲五期龍蟠

夏侯常侍

六年英耀秀落羽儀摧殘而獨雖容羸文蕩駘儒林志不輒著述
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
矣而終莫之辨宣吾子之陸沈也旦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
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
于德貴于官其所發明雌呻牛振犧之客傭貨抱閑之隸負俗懷
訛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于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
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
奮迅于雲霄之際騰驤于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
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飢色客江河之流不以

灌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湛也，幸有遇，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遇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得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后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克乎士大夫之列，頗闡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

排當世。志則乍覩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違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賈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得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八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違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嶇逐巧黠妍，嘔啜辨安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又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

九夷之從王化猶洪濶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遁形之招惠
景卿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墨文議制論
道出草茅起林薮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
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世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
若乃辟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
路盈寢黃惺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冀土之說消磨
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
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使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烟彌
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熒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贊對便欲

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以
酒放袂馬以待却反耕于枳落歸志乎渴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
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
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
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
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
游閭邑之縉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
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
三公之簡僕于凡庸之肆顯僕于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

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看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傳。稽古則喻。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勲。抵崧管仲，嗟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鴟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晩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迄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蹠蹕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不獨聞夫神人乎？嚙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游，山嶽靡。

芝草、美白玉，不因而獨偖。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曰：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爾糜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于成湯，甯戚之于桓公，或投已弔俎，或膚身飯牛，明廢興之机。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卒。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

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騁驥驛驔之乘、
一日而致千里、而駕蹇不能邁、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
不見太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鷗不陵柔榆、
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
朝堂、答世間不遇、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出才學意無雅正、可準
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于鄙劣、而莫之能舉也。以此言之、僕何為
其不自衡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劖、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
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芻以干湯呂、
尚隱遊以微文傳說、捺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

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生卜以自賢、接輿狂以蔽身、梅福棄
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于延陵、揚雄覃思於
太玄、伯玉和柔于仕懷、柳惠三絕于士官、僕雖不敏、竊頤彷彿其
清塵。

玄居釋

東廣微

束晳問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
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向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
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銀皇風生、則率土樂其
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

何獲之言周易著耀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絃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寤之勤畫聘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彥不抽丹墀步執袴乏童東野遺白頰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鵠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駿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鯖徒屈蟠於堦井盼天路而不游學旣種而身困夫何為乎秘丘一旦歲不我

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纖悔遲而忘夫明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渭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楷懦學自桎因大道于環堵若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九城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執若茹藿食蔬終身以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尊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予訊謹聽予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蟬蛻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闈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

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而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惧入賢者之流參名此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辟而耻為七人之疇乎且道揆而道士不同趣吾窮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戎之官夕墜崕崙之堅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臨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于匣笥之龜璧官者于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于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蠻止毒熊態輶猛五刑勿用八

絃脩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慀饗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隙惧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而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淡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瞿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孰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可唯天所授鳥不假于鳩魚不假足于鷺何必笑孤竹之貧而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掩繡且能約其躬則儕石之稿以豐苟肆其

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志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于海隅、匹儼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興、玄燭為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踰務之所棄、雉聖籍之荒蕪、搃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于千載、無聽吾言之今日也。

封禪父

司馬文園

謚畧可通者七十有二君閔若淑而不昌疇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堯舜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跡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郢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穀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之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繼綵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覩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湊涌原泉湯濁漫衍魄四塞

專雲

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郎飄逝邇愜游原迥澗沫首惡涙沒闇昧昭替昆蟲凱澤回首
而內然後固騶虞于珍羣徵麋鹿之怪獸莫一莖六穗于庖犧隻
船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鬼神接靈圉
賓于閒館奇物譎詭傲僥_佳變窮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曜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恧乎進讓之道其何與欣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
不德諸夏樂貢百蠻執贊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
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章蓋號以況榮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荐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絜三神之瞻缺王
道之儀群生恧焉或謂旦天為負闔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
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
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
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
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
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襍荐紳先生之畧術使獲
燿日月之未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筋厥文作春
秋一誓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

載騰茂寔前聖之所以永保鵠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牆何蓋非唯雨乏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汎專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之獸樂我君固白貞黑章其儀可嘉歎嗟君子之能盖聞其聲今觀其來厥途靡蹤天瑞之徵茲亦于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遯彼靈峙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熒炳輝煌正陽覩見覺寤黎烝于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諱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蕡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貌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劇秦美新文有序

楊侍郎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泊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辟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俯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奮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

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
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願病恐一旦先天
馬墮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胆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
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
天地未祐睢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噏爰
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茫之時庶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
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于羲皇中莫盛于唐虞邇靡著于成
周仲尼不遺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

仁義禮智獨秦崛其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僻跡立
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蹤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威
從鞅儀帯斯之邪政馳騖遐翦恬貢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
弛禮崩樂途民耳目遂流欲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
自勑功業改制度軌量咸譽之于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
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狃獵而不臻
甘露嘉禮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經賈巨狹鬼信之妖發神歇靈
繹海水群乘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乎不可離已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慾上覽古在昔有憑應

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蹈桀紂况盡汎
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
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
山東而帝天下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
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繫之是以帝
興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殞閭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
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湯濁川流海渟雲
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折上陳天庭震轂日景炎光飛響盈塞
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于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宗與天

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天祭地事其異
物殊怪存乎五歲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年登假皇穹鋪衍
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
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
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
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則前人不
當不懲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固翹
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
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炳熙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以示之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王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咸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祉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虛謾郁乎渙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々麟々宣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

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々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命受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向喟々如也帝者雖勤思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奉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擣之因極令萬世常戴巍々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毅則百十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輦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有序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郁萌等召詣雲龍

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
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也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問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
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訛貶損當世非謳士也司
馬相如淳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于用至于病疾而遺忠主
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

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揚雄美
新典而不寔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々竊作典引一篇雖不
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轂前
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憲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煴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
類混成肇命民生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輒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于太昊
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神化函光

而未曜。若若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綽者莫
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裨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
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受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
龍之災孽懸象闔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元聖使輶
學立制量宏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哲備哉粲爛真聖明之式雖
臬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
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
纏莽分尚不溢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輯辟后正位度宗有于德
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

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願可探也並開迹
于一竇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
鉞之威用討常頹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
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蘷有慚德
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荐宗配帝發
祥流慶答越天地者鳥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常審
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
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靈神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惠亡回而不
泯微胡璫而不曠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
在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
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
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翠芳謙兢業業貽成抑定
不敢論制依至于遷正黓色賓監之事涣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
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乃優慎無乃蕙與于是三事岳
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
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抱鰥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祇

群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于觀魏肉角訓毛宗于外固擾繙
文皓蕡于郊升黃輝采麟于沼甘露宵零于豐草三足軒翥于茂
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譟窮祥極瑞者朝夕翊牧日
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鸝之
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如也蓋明昭用寅畏承
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錄豈其為身而有顯
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克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
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体行德本
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

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体大、而尤寤寐、次于心、瞻前顧後、豈蔑清
廟、憚、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
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
精、遊神、苞藝舉、文、屢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酌道德之淵源、餚覈
仁義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僥辭、又悉經六錄之
顧慮矣。將絳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
不竭。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